- 「諸個代誌，我曾用智慧試驗；我講：我欲做有智慧的人；毋拘智慧離開我真遠。」（7:23）
  - 「此個代誌」指的是他過去嘗試探討人生的的智慧，包括 7:1-22 所論述的。
  - 傳道者曾經有一個雄心壯志：「我欲做有智慧的人！」結果卻是相反的，他發現「智慧離開我真遠」。
  - 傳道者誠實面對自己在智慧上的不足，他知道人是有限的，特別是在上帝與真理面前，人顯得渺小。
- 「智慧遠閣深，豈有人尋會著？」（7:24）
  - 延續上一節，傳道者清楚知道對人來說，智慧是「遙遠」且「深奧」的。
- 「我一心一意愛知，愛查考，愛尋求智慧及萬有存在的理由，通知邪惡是愚戇，愚蠢是癲狂。」（7:25）
  - 對傳道者來說，智慧雖遙不可及，卻不能讓人放棄去追求。
  - 「愛知」、「愛查考」、「愛尋求」，表達出在他對追尋真理有無比的熱忱與努力。
  - 傳道者追求「萬有存在的理由」，也就是了解上帝創造世界的計劃，然而，這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奧秘。
  - 他也追求去理解「邪惡是愚昧」與「愚蠢是癲狂」，試圖在道德陰暗面中劃清界線，但是人無法完全脫離這個窘境。
  - 這節呼應「敬畏主就是智慧；離開歹就是聰明。」（伯 28:28）
- 「我閣發見，歹的查某人比死較恐怖；伊是活罩，伊的心是羅網，手是鎖鍊。上帝意愛的人攏會當閃避，毋拘邪惡的人會互伊掠著。」（7:26）
  - 「我閣發見」意思是「不斷地發現」，傳道者所發現是一些令他沮喪和震驚的事實。
  - 首先，他提到「歹的查某人」，這裡確實會讓女性感到不舒服，因為他把「女性」貶低。不可否認，在當時的文化確實對「女性」角色比較貶低，然而，這也證實人的軟弱。
  - 傳道者觀察到「歹的查某人比死較恐怖」，述說遇到邪惡的女人是比人遭遇到死亡威脅還要恐怖。
  - 他將女人的心比喻成「網羅」，而她的手是「鎖鏈」，意味著對遭遇到她的人來說，她是陷阱，一旦被抓到是無法逃脫的。

- 他指出「上帝意愛的人」能逃脫她，而「邪惡的人」會被她捉住。
- 這兩種人的分界不是一個人的人品或道德，是一種在上帝權柄之下，上帝所「意愛」的人將逃脫，而其他的人將會陷入陷阱之中，這是一種奧秘。

◆ 「傳道者講：看咧，我愛知萬有存在的理由，一項一項給伊比較，就尋著此個—我一直啲尋，猶尋艙著—佇一千人的中間我尋會著一個查甫人是正直，毋拘連一個正直的查某人都尋艙著。」（7:27-28）

- 傳道者表明他的結論並非一時衝動，而是透過「一項一項比較」（adding one thing to another）、透過仔細的歸納與經驗累積，試圖尋找出「萬有存在的理由」。
- 其實，前面就已經確定人的智慧是找不到「萬有存在的理由」，這是奧秘。
- 傳道書帶有「性別偏見」的結論：只有千中選一的男人是正直，而女人卻連一個都沒有。
- 對現代人來說，傳道者的「性別偏見」是不敢苟同的，卻必須理解他所要表達出的意涵是在世上很難找到真正的「正直」的人。

◆ 「看咧，我只有尋著此個，就是上帝創造的人本來是正直，總是倛想出真多詭計。」（7:29）

- 傳道者用「看咧」表達出他在尋找智慧之後所發現最重要、最根本的真理。
- 這個結論直接回應並反思了創世記的創造敘事：上帝在起初創造人類時是「正直」的，也就是在道德上是純潔、單純且美好，就如創世記第一章中，上帝看祂所創造的一切都是「好」的。
- 因此，人的墮落與敗壞的責任不在上帝，而是在於人類自己，因為他們去「想出真多詭計」。
- 人總是放棄去尋找上帝創造世界的旨意與計劃，反倒是用上帝所賞賜的聰明，想出各種詭計，這是誤用上帝給人的自由意志的結果，

◆ 省思

- 舊約的傳統信仰觀點是「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」，但是傳道者卻提出了「有義人做好顛倒滅亡，有歹人做歹顛倒食長歲壽。」（7:15）
- 這不是否定「行善」、公義與智慧的價值，而是拒絕將信仰世俗化、功利化，好像行善、行公義僅僅是為了長壽以及得著豐盛，這樣只是一種「對價」關係而已。
- 上帝的權柄高過人的想法，堅持「對價」關係，本質上就是對上帝做出道德勒索，然而，真實的世界是複雜的且充滿張力的，「對價」關係的信仰是無法承受現實的打擊。
- 傳道者也給出相當激進的勸告「毋通過頭做好」(7:16)、「毋通過頭做歹」（7:17），實際上是勸告不要陷入「律法主義」與「道德完美主義」。
- 自以為義的人總是試圖想要道德、律法掌控自己的命運或者強求上帝的賜福，最終導致信仰的屬靈耗竭或驕傲，最終在信仰上產生麻木、冷漠以及懷疑的感受。
- 傳道者提倡的敬畏上帝，是一種「承認自身的局限」，我們不需要表現出完美無瑕的，而是應當接納自己與他人的不完美與陰暗面。
- 當面對「上帝所造的世界如此彎曲」之事實時，傳道者並未試圖去粉飾太平，也沒有像萊布尼茲（Leibniz）那樣去為上帝辯護（theodicy），而是展現了一種**「抗爭的神義論」（Theodicy of Protest / Antitheodicy）**。
- 傳道者堅信上帝有絕對的權柄，在無法看透、充滿荒謬的世界中，信仰往往不是一首和諧的讚美詩，而是一場在上帝面前、因著愛與痛苦而發出的誠實抗議。
- 就如約伯記以及「大屠殺」的悲劇中，約伯以及經歷各種痛苦的人所發出的「哀歌」，向上帝抗議所遭遇的一切，以此和與人立約的上帝對話。
- 這種抗爭本身表明人依然將上帝視為立約與對話的主體。而新約聖經對傳道書 7:20 的引用則指出，那終極使彎曲變直的，乃是耶穌基督的救贖與恩典。
- 一方面，傳道者宣告「世間無一個只有行善無犯罪的義人。」（7:20）；

- 另一方面,他將人類墮落的根源直接歸因於人類自己:「上帝創造的人本來是正直,總是佴想出真多詭計」(7:29)。
- 這徹底粉碎了人類將自身的敗壞怪罪於「上帝的預定」或「環境的無奈」之藉口。
- 上帝創造的本質是美好的、單純的,但人類卻濫用了上帝所賞賜給人尋求生命意義的智慧,將其轉化為謀取私利、彼此欺詐的詭計。
- 這揭示了罪的本質:罪並非某種外在實體,而是人類濫用了自由意志與智慧。